

洪钟，性尤犷，要其必其，志望亦如之。自五十年，而流落感，少少如十八生。
 家野曰林少得，八林则徐三子。
 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江开巡抚，
 总督，而户部督，陞西巡抚，云其是智策。
 是请不禁烟派的代表人物，能得善无。
 有公林定思，如如之信及未，等律也。
 警，机也，而政也，公其共，河也，不。

新世说

【民国】易宗夔 原著 李惠明 译注

文白对照历代世说精华

东方出版中心



·
文白对照历代世说精华

主编 / 郭豫适

新世说

【民国】易宗夔 原著 李惠明 译注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新世说

〔民国〕易宗夔 原著 李惠明 译注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百科排版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75

字数：310千字 插页2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27-022-1/I·16

定价：(平)12.00元

总 序

郭豫适

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一部影响很大的小说，这就是南朝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此书不愧为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典范之作。鲁迅对此书评价很高，作过重点介绍，称赞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又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事实确乎如此。这部书生动形象地记叙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言行，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时代的文采风流，故事内容富有情趣，语言又富有文学意味，所以受到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喜爱，成为许多文人学者必备之书。

《世说新语》不但受到人们的喜爱，它的成功还使它成了后世一些作家效法的榜样。在它出现以后，历代均有人按照它的体例和方法编撰类似的作品。这些书有的书名虽与《世说新语》无关，如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代梁淮枢的《玉剑尊闻》等，但其编撰体例和方法均仿效刘义庆此书。更多的“世说”体书籍则连书名也明白标出“世说”二字，如《续世说》《汉世说》《今世说》《新世说》《女世说》《儿世说》等。其用意无非表明他们的著述效法前贤，渊源所自。这些

后出的书，一般地说其成就均及不上《世说新语》，正如《三国演义》之后出现了许多演义，《红楼梦》之后出现了许多续书，然而它们的成就均赶不上《三国演义》《红楼梦》一样。但这些后出的“世说”体著作，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人物故事乃至不同社会风貌，毕竟还是具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这类“世说”体作品，包括《世说新语》，其中相当一部分篇章，在今天读者看来并不算得是小说，只能说具有小说意味，说它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更像是一篇随笔或笔记。如清代王牌的《今世说》，就跟许多随笔类小说一样被收入《笔记小说大观》里面。不过这类作品虽不追求人物故事的有头有尾和情节结构的婉转曲折，但却以短小精悍见长。往往能在小小的篇幅里，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一些人物故事，而且令人难忘，它所起到的作用和达到的效果跟短篇小说一样。这类书由于具有分类编纂、篇幅短小、内容有趣、文笔颇佳、查阅方便的特点，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别具风采的一类，而且其影响深远，历久不衰。

我们这套“历代世说精华”丛书，从上述书籍中选取七种，经过重新整理，分类选辑，酌加注释，逐篇今译，全书计百余万言，编为五卷，奉献于今天的读者。它们是：

一卷《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编撰，由刘长桂、钱振民同志译注；

二卷《南北史续世说》，唐代李夔编撰，由郑麦、黄明同志译注；

三卷《续世说》，宋代孔平仲编撰，由吴平同志译注；

第四卷《今世说》，清代王晔编撰（本卷含严衡《女世说》、赵瑜《儿世说》），由陈大康同志译注；

第五卷《新世说》，民国易宗夔编撰，由李惠明同志译注。

为了帮助今天广大读者阅读原著，我们这套丛书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首先是选出若干原著，重新进行选择，将原书所有篇目作了取舍，把其中比较好的或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目精选出来，然后分别编入本丛书所定的有关门类。今存《世说新语》分为36门类，其他数种的门类与之有同有不同，本丛书归纳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赏鉴、风度、捷悟、规箴、其他共十类，依所选篇目性质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分类编辑，俾便读者。其次是对所选篇目，逐篇提出若干难懂的词句或人物典故等加以注释，释文力求简明，避免烦琐。再次是对所选原文试加今译，直译与意译相结合，译文力求通顺流畅。此两项工作目的是使今天读者读原著碰到文字等方面困难时，不必另寻途径求解，执此一书即可从注文、译文中得到某种帮助。古书注释不易，今译更觉为难，因为古代文字和我们今天的白话毕竟不同，本丛书各卷的注释和今译也只能说是供读者的参考而已。最后是，每卷卷首均撰有一篇《前言》，对原著作者、版本、作品内容及本卷整理注译工作有所说明，并就原书特点或阅读时需注意的地方提出一些看法或意见。

本丛书各卷由有关同志分工负责完成。编撰工作虽有共同体例，但在选辑、注释、今译和撰写《前言》的实践过程中，具体地做起来仍然有所不同。如各卷《前言》侧重之点和篇幅长短就不一样，注释和今译更是各尽所能，难以严格

一致，注译中必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恳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古代以《世说新语》为开端的同类作品，包括本丛书所选编的作品，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自魏晋南北朝至民国年间，无论是长处和弱点都带有其时代的印记和历史的局限。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要善于辩证分析、批判继承。果能如此，则从“世说”类作品中，人们可以了解历史，增长见识，涵养性情，汲取文采，得到多方面的益处。以《世说新语》为例，其中所记古人的嘉言懿行，“或深念社稷，为国忧心；或以国事为重，不以私隙废公；或居官清廉，身无长物；或知有凶险，不愿嫁祸于人；或刚正不阿，宁遭祸而不说假话；或忠于友道，冒死不肯败义求生；或知过必改，断然弃旧图新；或面临杀戮而无惧色，视死如归；或视金宝如瓦石，丝毫不为所动；或乐于将自己好物借人，甚至以别人不敢向己商借为可憾；或不以学问为个人私产，将自己的心得慷慨献助于他人”。（拙文《世说新语散论》）古人这些优秀品质，千载之下仍使我们为之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但书中也有一些体现魏晋风度的言行，如果我们今天盲目仿效，那就荒诞可笑、无益有害了。清代魏源有言：“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默觚》下）我们读书，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食笋”，聪明的读者是知道食笋应当去其皮壳而食其细肉的。是为序。

1995年2月15日写于半砖园

前 言

近代中国湖南，风云际会，人才辈出，从骁勇善战的湘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其间不过短短的一百年上下，但在湘江这条奔突不息的河流中诞生了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优异人物：近代改良派先驱魏源，近代书法第一人何绍基，近代诗歌代表人物王闿运，维新派人杰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同盟派精英陈天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蔡锷、黄兴、宋教仁，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优秀戏剧作家田汉……在这一串长长的名单之中，还有一位经历了从改良维新到民主革命再到潜心学问、著书立说的特异人物，他就是《新世说》的作者易宗夔。

易宗夔生于清朝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原名易鼐，戊戌变法失败后才改名易宗夔，字蔚儒，又字味腴，湖南湘潭县城塘冲人。易宗夔早年父母双亡，后由舅父李少疏抚养长大成人，从易宗夔在《新世说·自序》中说的“予生也晚，幼承先君子耕莘府君庭训，又从舅氏李少疏先生游，涉猎于艺林”一句来看，易宗夔从小就喜欢阅读艺术类书籍，而且他的舅父李少疏对他的影响比较大。易宗夔勤奋刻苦、聪颖好学的性格特点为当时的士绅徐砚耕所赏识，徐砚耕

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易宗夔，他就入赘到徐家，并在徐家潜心读书，20岁上下就考取了湘潭县的县学生员。县学生员俗称秀才，这样刚“弱冠”的易宗夔便成了湘潭县的知名人物。19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湖南是维新改良派散发思想、鼓噪改良、聚集力量的重要策源地，从官方到民间都热烈地宣传“维新改良为救国之本”的激进思想。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江标和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人先后在湖南积极倡导维新改良，并努力实施新政，因此一定程度上把一大批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推上了时代的最前列。1898年，近代维新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谭嗣同在长沙受学政江标之托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创办了鼓吹改良新思潮的《湘报》，当时年仅24岁的易宗夔用“易鼐”的名字在第二十号《湘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的激进文章，易宗夔在文章中提出中国以弱为强的策略有四个，即“西法与中法互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和君权两重”，“黄人与白人互婚”，而他文章的中心观点则是“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使敦槃之会以平等待我，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易宗夔在文章中列举了俄国彼得大帝学西欧而兴俄国、日本人学西方而强盛的历史事实后又说：“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则举行新法如反掌，不至此窒而彼阂。”易宗夔的文章发表以后，震动了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怒斥易宗夔的文章是“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十分悖谬”，并为此致电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要他对《湘报》“严加控制”，致使热情支持维新改良的陈宝箴也不得不在致张之洞的认罪电文中说：“前睹易鼐所刻论，骇

悔汗下”，同时陈宝箴下令《湘报》以后不得再行刊登言论过激的文字。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下的《湘报》并不随意屈服，他们在第二十三号《湘报》上又发表了专门为易宗夔申辩的文章，文章说：“易所陈皆日本明治初年之已事”，“处处为本朝画保国保教保种之急策”，“其文虽激，而其意则诚”，并竭力称赞易宗夔无私无畏的先驱精神，说易氏“冀尽其言而死，虽死犹生”。《湘报》文章事件使易宗夔在湖南思想界名声大噪。年纪轻轻的易宗夔在当时的湖南不仅是才华横溢的少年秀才，更是一位观点激进的思想界先驱。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易宗夔被湖南当局选送日本留学，主要学习政法。在日本东京，易宗夔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及其他同盟会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其参加革命活动的细节，因无法找到确切的原始材料而难以真切描述。易宗夔学成回国后，主要在故乡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正值清廷下令开办学堂，湘潭县把宾兴堂改为学务办公所，易宗夔与杨昭朴、黎承福、萧恩铺等诸位湘潭县的开明士绅一起出任董事，积极倡导新学。不久，易宗夔又与胡子靖一起筹建创办了湘潭中学堂（今湘潭市一中）。嗣后，易宗夔又前往长沙，先后在长沙的明德中学、湖南省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等校执教，后来又只身北上，在北京清华高等学堂（清华大学）执教，并积极倡导新政，曾先后出任咨议员、参议员、北京法制局长等公职。在北京出任咨议员时，易宗夔曾与时任总理大臣、咨议院议长的清廷权贵奕劻发生冲突，易宗夔对奕劻在参议院所作的财政报告提出弹劾，指摘奕劻的财政报告漏洞百出，不符实际，勇敢

地顶撞了这位“举朝莫敢撻其锋”的朝廷贵胄。晚年时易宗夔又积极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和促进文学进步事业。易宗夔于1925年病逝，享年51岁。易宗夔一生著有《新世说》和《湖海楼诗文集》。《湖海楼诗文集》是他个人诗词文章的结集，未见正式出版，目前国内颇难寻觅到它的原始珍本，因此关于易宗夔的许多生平经历、思想观点和事件变迁等一时很难明瞭，英名沦落，实可叹惜。

二

《新世说》是易宗夔一生撰写的唯一一部文言体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有清以来上至历朝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中间涉及官僚大臣、鸿儒学士、文人墨客、医家商贾、军人武士以及歌姬隐士等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等的言行事迹和奇闻逸事。全书仿效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体例，也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数，按门数规定的叙述内容，以人物出现的先后为序，对上起清初下迄民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作了富有情趣的描绘和叙说。

《新世说》初版于1918年，易宗夔在《新世说·自序》中说到写作《新世说》的缘起：

长游东瀛，归为议士，益广交海内贤豪，习闻掌故，辄笔之于册，以备遗忘。因思前清入主中原，亦越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其政俗之嬗变，朝野之得失。佚事遗闻，更仆难数。顾钟虞虽移，简册犹秘，私家著述，汗牛充栋，岂无记载详贍可供参考者，欲求一斟酌群言、足

谐雅俗之作，戛戛乎难之。迨鼎革以后，当代执政，革命伟人，党派纷纭，互相攻讦，民国记载，亦鲜完书。国会散后，留滞燕京，端居多暇，爰不揆痔昧，仿临川王《世说新语》体例，编辑一书，名曰《新世说》。

从《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易宗夔创作《新世说》是经过了许多年的充分准备，“笔之于册”的工作是创作《新世说》不可或缺的材料收集阶段，而真正动笔写作则是在民国初年。虽说《新世说》的实际创作时间并不漫长，但创作这样一部文人笔记小说的念头在他东渡日本时就已萌生，因此说《新世说》的创作伴随了易宗夔大半生的时光岁月。由于易宗夔一生除了《新世说》之外，没有其他的专门著述留存于世，因此，我们不妨把《新世说》看作是易宗夔一生心血的结晶以及他全部历史思想和历史观点的凝聚。

《新世说》全部篇幅十几万字，是历代《世说》系列小说中篇幅容量较大的一部，它入选的故事段子共有1 056个之多，涉及的历史人物也有数百人之众，但细细考核它的思想内容并加以归纳，不外乎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世说》分门别类地叙说了有清一代各个阶层各色人物的奇闻逸事。《新世说》在体例编排上是模仿《世说新语》的，因此实际上《新世说》也就是清代的志人小说。志人小说的特点就是以人物的言行事迹为中心线索，叙述和描绘与其人有关的故事情节和故事内容。《新世说》所涉及的人物有皇帝、后妃、亲王、太监、大臣、文人、学者、医者、棋手、商贾、隐士、革命党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妓女及旁

门左道之人等等。《新世说》的笔触辐射到清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颇为广阔的表现力和穿透力。由于作者易宗夔在写作《新世说》时怀有“本春秋三世之义，成野史一家之言”的宗旨，因而《新世说》在对社会杂色人物言行事例的描绘中，寓嵌了对有清一代“政俗之嬗变，朝野之得失”的详赡反映，作为“正史之辅翼”，《新世说》实际上也就是清代历史代表人物及其生活故事的真实写照，因此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新世说》无疑具有极为珍贵的参考价值。《新世说》作为中国最后一部文言笔记性质的志人小说和野史作品，它在对历史人物言行事迹作广泛叙说和描画的基础上，将历史的观念和文学的观念极为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文史合璧精神和为文风格。

第二，《新世说》对湘军领袖人物和革命党人作了重彩浓墨的描绘和渲染。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曾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过颇为精彩而成功的历史重剧。它不仅打败了太平军，挽救了奄奄一息的满清王朝而成为满清王朝后期赖以生存的柱石力量，而且在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民族团结方面，湘军也作出过一定的积极的历史贡献。一半是湘军固有的成功，一半是由于同是湘人的关系，易宗夔在《新世说》中对湘军领袖人物及其将士充满了褒扬和溢美的思想感情。易宗夔不仅在篇幅而且在歌颂功德的措辞上都给予湘军人物以浓重的分量，其中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江忠源、李续宾等人在书中出现的频率之高超越任何其他一类人物，尤其是曾国藩、左宗棠两人差不多绝大多数的门数中都有他们的事迹踪影，不仅如

此，而且在每个段子故事的叙说中，褒扬和溢美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兹摘录二小节为例：

曾涤生未达时，读书岳麓书院，与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书案距窗可数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头之光，全为汝遮矣。公曰：然则令我置之何处？某指床侧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读书，某又怒曰：平日不读书，此时乃扰人清睡。公为之低声默诵。后治军，从容谈笑，有雅歌投壶气概，日必围棋一局，前敌交绥，或遇小挫，亦无太息咨嗟之状。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新世说·雅量》）

左季高好以诸葛自比，与人书札，辄自署曰老亮。公督陕甘时，吴清卿视学甘肃，观风命诗题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公闻之，掀髯大笑。（《新世说·品藻》）

尽管易宗夔在《自序》中强调“有臧贬而无恩怨”是他创作《新世说》的基本准则之一，但在段子故事的材料取舍和行文措辞上他对湘军人物的褊袒和褒扬是显而易见的。

与对湘军的感情不一样，易宗夔对革命党人的偏爱和赞美是他真情实感的真实流露。这种感情与易宗夔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易宗夔曾经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改良维新主义者，东渡日本后又曾是一个与革命党人站在同一历史前列的革命人物。在他的生活周围，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秋瑾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均是壮怀激烈、胸有大志的杰出伟人，为他们树碑立传不仅是为革

命同道宣声扬威，也是为中国历史现实的客观要求呼号呐喊，因此在传述革命党人的言行事迹时，易宗夔的笔下常常带着一种情不自禁的崇敬钦佩的思想感情。如对孙中山先生的描述：

孙中山既由十七省代表，举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置酒高会于金陵。东南贤豪，莫不来萃，孙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炯鉴，世界民族潮流，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新世说·豪爽》）

以一窥百，由此可领略其思想倾向的基本风貌。

第三，《新世说》有重实务，轻虚行的内容特征。从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来说，通常史学家都是重实务轻虚行的，这一原则在易宗夔的《新世说》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新世说》对具有真切实在内容的门数作了分量颇重的编排，其中数量最重的是文学、术解、巧艺三个门数，它们几乎占据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而对那些“德行”“品藻”“自新”“识鉴”“赏誉”等较为虚空的门数则作了轻淡的处理，其中有不少门数仅仅是为了仿效《世说新语》而特意编排的，如“自新”一门，只有五个段子故事，与其他门数相比，显得极不平衡。这实际上是易宗夔务实轻虚思想观念的体现。在《新世说·自序》中，易宗夔说到他取舍材料的标准是：

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
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

这其中“重实事而屏虚谭”一条就是务实轻虚思想的充分体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取舍材料标准，才使得《新世说》获得了“淹雅硕儒，裙屐少年，皆喜读而乐道之”的积极效果。

第四，《新世说》在艺术上追求典雅纯正和辞语隽永的美学风格。《新世说》的写作出版都是民国初年的事，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新世说》这部作品已经是处在古典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末流之末梢，但易宗夔为了充分展示他绚烂的文学才华，在结构形式上讲究偶丽成联，在遣词造句上追求绮丽典雅，从而使《新世说》显示了一种典雅纯正、辞语隽永的美学风格。虽然《新世说》是民国初年的作品，但品尝起来却有正宗古典文学作品的滋味，不少段子读起来不时有天老地荒之感。如在写赛金花一节时，易宗夔用了很多典故和排句：

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寃以专房，文卿持节使欧洲，万里鲸天，鸳鸯并载。既至德，六珈象服，俨然敌体。（《新世说·惑溺》）

如此淹博奇谲，非普通读者能正确理解。

《新世说》问世之际，文言文作为中国传统书面表达形式已经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以文体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江南北广袤的大地上蓬勃扩展开来，白话文终于代替了绵延几千年的文言文。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在这样一种文学书面表达形式历史性转换更替的社

会环境中，易宗夔能把《新世说》的美学风格表现到如此古朴典雅的程度，委实令人赞佩不已，这是他主观上努力苛求淹雅博古而产生的文学效果。

三

《新世说》是中国众多模仿《世说新语》体例小说中的一种，也是最晚最后的一种，然而它的篇幅和容量可能是最大的。校译者在对《新世说》进行重新精选、校注、翻译工作中，依据以下几大原则做了技术性处理。

首先是筛选与合并的原则。

《新世说》共分36个门数，1056个段子故事，考虑到篇幅问题，校译者依据去粗取精、雅俗共赏的指导思想，只选取了五百余则段子故事，入选的内容只占到全书容量的百分之五十，有些不是太重要的门数，如“自新”“伤逝”“贤媛”“仇隙”“尤悔”“纰漏”等，除了偶尔入选一二个优秀段子外，都基本上没有入选。虽然校译者尽可能选取最精彩的段子，但限于鉴赏和阅读的角度，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对36个门数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归纳合并，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赏鉴、风度、捷悟、规箴等9个门数分类，根据相近相邻的原则把其余的门类统统归到这9个门数之中。这种合并归纳可能有些简单，但也是出于无奈。做法是否合适，效果到底怎样，有待方家读者指正。

其次是就难避易的注释原则。

在文言文注释疏证工作中，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有些注家常常有意无意地避难就易，即应注的不注，不应注